

憨山老人夢遊集

憨山大師夢遊集卷十

侍者福善目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序

刻方冊藏經序

萬曆丙戌秋，達觀大師密藏開公，遠蹈東海，訪清于那羅延堀，具白重刻方冊大藏。因緣方且訂盟，于堀中爾時清以荷泐情淡，心重狀諾，豈不荷擔以洞門未開，荆榛未闢，意將有待而狀也已。而達師西遊，開本二公從赴清涼，以下居質疑，于鼻室大士，卽蒙印許以金色界，未幾諸緣畢集。越庚寅秋，幻荼本公問

余來入海印、出所刻棗柏大論若干卷、示清乃焚香
稽首再拜受之、喜徹藏心、泐香、裏徧毛孔、及讀諸大
宰官長者居士緣起語、備殫始末、字字真心、信乎無
不從此泐界流也、且曰、方冊類俗諦、固以流通爲大
方便、第恐執梵筴而致疑者、煩頻解之、至詳且盡、夫
復何言、嗟、夫人情之惑久矣、迷方者衆、顧瓊數舉而
不能悟、一愚羽、況大道乎、嘗試論之、始吾佛聖人說
泐也、以泐界無盡身雲、稱性而演、普門泐界修多羅
塵說、剝說熾狀說、斯豈紙墨文字而可涯量、見聞知
覺而可流通者哉、今所傳者、特大小化身四十九季

三百餘會隨機施設方便泐門集之龍宮六通大士
猶不能盡其名目量出少分釐爲三藏十二部廣布
西更流來東土者又貝多之一葉耳只囑流通諸弘
泐者隨方建立曲就機宜故曰或邊地語說四諦或
隨俗語說四諦或現已身或現佗身或示已更或示
佗更種種所行皆菩薩道觀夫雜藝所出諸善知識
同具生身各各泐門無非毘盧遮那海印三昧神威
所現故世諦語言飲生業等皆順正泐泐本無住遇
緣卽宗至若水流風動盡演圓音鳥噪猿吟皆談不
二翠竹真如黃鸞般若斯又豈區區藝梵可分紙纒

長短可較哉。雖狀語固有之人情安。亏常習惑其希
睹。復何怪哉。藉令始也。契書。琴筴而梵策。又以彼此
爲是非。信乎。是謂朝三也。是以世尊利物。妙在隨順。
機空。應以何身。何法。而得度者。卽隨所應。而度脫之。
故順之則依。逆之則違。此常情耳。今夫斯藏所詮。乃
佛真法身。一切衆生自性也。悲夫人者。沈酣衆苦。稠
林昧之久矣。故世尊自矢之曰。我本立誓願。欲令一
切衆如我等無異。非此又何以見佛身了自性。出苦
得樂。住佛所住。以適其願耶。以此而度。非隨順方便。
又何以令諦信。令人人由之。而悟入耶。況衆生有種

種欲種種好樂苟弘泐者順其欲投其所好無不信
樂歡喜者今所化之機有四衆計緇白之分若牛緇
角而白毛能化之泐若獨擅是則投緇而拒白其猶
取角而棄毛何其一體異視而示吾泐之不廣也如
此欲合人人而得度復何望哉且真丹云多慾惟慾
惟多則惑重惑重則智輕智輕則根鈍舉皆是也何
以知其狀耶嘗試觀夫世智辯聰率多殉耳目陸沈
欲泥間有靈根偈植負英傑之氣者大都發亏功名
忒此取彼卽般若內重又道不勝習奈之何躊躇生
歎良亦可痛況茲末泐奉教例多俑人豈藥鈍根泐

門所繫九鼎一絲外患內憂猶楚入郢悲夫悲夫當
是時也敵能力起而振救之若大師者斯刻之舉不
啻秦庭之哭真有倣軍拔幟之意其恢復法界之圖
遠且大矣睹其金湯外護高深堅利若諸宰官居士
者豈非地涌之衆親受_佛囑而來耶不_亦朕何以勇健
如此故吾觀真諦真諦不有吾觀俗諦俗諦不無是
役也吾輩且息肩其猶庖人不能治庖尸祝將越尊
俎而代之也以彼易此兩其無_亦牽哉雖朕勿_亦謂無人
自顧所積何如耳聳之大塊噫氣萬竅怒號由其聲
大而響齊故一唱而萬和同聲相應豈成虛語是知

斯藏之役將計日獻捷斯刻之功將浩劫而不窮直
使人人因之而見佛物物以之而明心睹法界亏毫
端覲毘盧於當下斯可謂人天共仰真俗交歸隨順
方便之最上第一義諦廣大威惠法門也或曰方冊
滅散將無慢法之舉耶子曰性性濫狀般若圓明諸
流通者譬若分燈卽大地俱焚曾未擇薪而本火固
狀不增不減試將以此廣大法炬徧周沙界窮未來
際燒盡闡提卽使衆生界空而本法猶濫狀常住也
二公勉矣苜旌嗟予小子慚愧形服以禪弓不張慧
劍不利恹弱不敵先登敬辭執鞭之送

淨慧寺喬宗紹公請方冊大藏經序

達磨航海由來，由至五羊而入中國。盧祖崛起新州，衣盃終止。于鰲溪般刺臂，裹楞嚴房。公筆授于制止，是則南海爲禪道佛泐根本地也。夫何千季已來，道化不敷，宛若佛未出世時，不知三寔爲何物。始予蒙恩以逆緣來，因開泐於青門。一時緇白翕狀歸向，而泐性諸弟子率爲上首，不數年間教化大行，信乎若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也。於時淨慧弟子喬宗紹公發心結社，效東林故叟，專修淨業十餘季來，如一日也。頃者公以教化未廣，見聞不博，願請大藏普

利人天造子初歸。曹溪公作禮拈香具白其妻子聞而喜曰。佛性之在人心。如大地之水。空谷之響。此不待別求。本自有之。雖狀水固本有。必鑿而蒙潤。響雖無形。必呼而後應。又如貧子衣底之珠。昧而不覺。須賴親舜指示。使自披襟而得利益。是則公之結社念佛。如鑿井之人。今請大藏若指珠之親舜也。若各得利益之益。要在人拂襟解帶之間。非公與之實。公指之耳。如是屢轉無窮。將見迦維之化。周徧炎海之曠。較其功德。豈可得而恩議耶。

首楞嚴經通議序

晉楞嚴經者諸佛如來大總持門祕密心印統攝一天藏教五時三乘聖凡真妄迷悟因果攝法無邊修證邪正之階登輪迴顛倒之情狀了於目前如觀掌果可謂徹一心之原該萬法之致無尙此經之廣大恩備者如來以一大叟因緣出現世間捨此別無開導矣判教者局於一時一教豈非管闕蠡測哉自入中土解者凡十餘家如會解之外近世緇白各出手眼而弘通者非一披文釋義靡不叅詳精確發無餘蘊又何俟蛇足哉但歷覽諸說有所未愜者獨理觀未見會通故言句雖明而大旨未暢學者未免摸魚

之嘆余管居五臺冰雪中叅究向上以此經印證堅
凝正心以焰燭之豁朕有得及至東海枯坐三季偶
閱此經一夕於海濫空激雪月交光之際恍朕大悟
忽身心世界當下平沈如空華影落是夜秉燭述懸
鏡一卷乃依一心三觀融會一經謂迷悟不出一心
究竟不離三觀以提大綱但以理觀爲主於文則略
如華嚴法界之設意托得義而言可忘也說者又以
文字爲障不能融入觀心猶以爲缺故予久有通議
醞籍胷中及投炎蒸波流瘴海而一念不忘者二
十餘年萬曆甲寅投老南岳寓靈湖之萬聖蘭若結

夏、粵門人超逸，侍予最久，甘苦疾病，患雖靡不同之。入室請益懸鏡，卑發先心，遂直筆成帙，廣發一心三觀之旨，顯曰：通議，益取春秋經世先王之法，議而不辨之意，所謂議其條貫而通其大綱，是於向上一路實以爲贅，其於初機之士，可以飲海一滴而吞百川之味也。或曰：佛不恩議，法可得而議之耶？曰：不狀，法本離言，而堅執邪見者，非言不破。佛說優波提舍名爲論議，以折邪慢之幢，良以此經摧九界之邪鋒，折聖凡之執壘，靡不畢見於廣長舌端，種種堅壁，一鏃而破之，直使智竭情枯，降心歸順而後已。以經盡發。

其情苟不議明正令無由以淨法界之妖氛彰覺皇之大化是可以用文字目之哉得意遺言是在金剛正眼

妙法蓮華經通義後序

予十九薙髮卽從無極先師聽華嚴玄談於法界圓融宗旨諦信至海印三昧常住用恍然契悟遂歸心法界之宗既而聽法華經因聞此經純談實相乃不知實相爲何物且謂若了實相則文字可略矣以此懷疑甚切每叨副講終言狀也及北遊行脚凡叅者宿必以如何是實相請益狀竟無有啓發者向以志

慕叅禪，專心向上一路，遂棄文字入五臺，習枯禪。力
究已躬下叟，八季少有自信之地。復之東海，一日衆
請說法華經，至方便品，感佛恩深，不覺痛哭流涕者
再於實相之旨，恍然不疑。猶於經文言未大透徹，似
有礙眼，無幾何，乃因弘法上尊，一聖怒遣戍雷陽。達
觀大師與予期禮暫溪，乃先遲予於匡廬，及季予懼
雖報初意，其必死，乃對佛爲許誦蓮經百部，祈庇予
南行過菟江，師候別予於江上，告以許經之故。予丙
申三月至行間，越戍戍乃結法社於五羊青門壘，壁
間集弟子數十輩，誦法華以了夙願。衆請講演，至

現寶璫品了朕如睹家中故物卽信此爲示佛知見
及至神力後八品古判爲流通予深見其非也遂以
開示悟入四字判其全經後乃入佛知見也時會聽
者各各踊躍歡喜罷講請筆之因爲擊節遂以四字
通一經始終之旨泐門間有許可者予以文遠義奧
恐初學雖窺越壬子歲粵弟子衆請益仍爲品節以
會其義明季各予赴南岳故人之請遂去粵至衡陽
止於靈湖之萬聖寺一二護泐爲營安居於寺右落成
欲顏之未就夜夢一僧告予曰何不云曇鸞覺而
知有宿因也粵弟子通岸超逸二人相從先於甲寅

請述楞嚴通議。葬成衆請就講演。一周逸輩復請述
法華通義。將會品節以通全經也。予自念老朽無益
法門儻一言有當。嘉惠後學。於入佛知見。未必無助。
於乙卯六月朔。屬艸。至八月朔。閣筆。但宗華嚴始終
融之以理觀。統一代時教。而歸之性海。以見吾佛出
世。以大叟因緣之本懷。其後六品判爲入佛知見。雖
違古俗。而理實有宗。非敢妄談。以信佛心。則不必取
準於人也。其文多率意。矢口。殊爲草略。弟子性融。乃
久踞法壇者。相與校覈。三越月而成。朕非敢爲鈔契。
佛心。至於文字般若。亦讚嘆持經之一端也。智者苟

不以人廢言，請虛懷以觀，予有望於知言者。

合刻泐藝文句記序

毘盧遮那證窮泐界，踞菩提場說普焰泐界，脩多羅示佛境界，佛知見地，惟佛與佛乃能知之。故劣根在座，如盲如聾，以是獨被上根攝機未盡，因垂小化身，入娑婆界，現老比丘八相成道，與民同患，五性周旋，三根普被，故曰：吾以一大叟因緣出現於世，所謂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故狀佛知見者，以徹盡泐界艸芥微塵，無非成佛真體，了無剩泐，是爲諸泐實相，普令衆生知此見此，同入平等泐性，方稱如來。

出世本懷。嗟乎衆生垢重。信之者希。況入之乎。是以
靈山一會。英傑之士。猶費敲擊四十餘季。至泐筭會
上方。信佛心。始有歸家之分。一一授記。豈細更哉。及
化身既急。此泐獨存。于季之下。大教東來。此經流傳
三百餘季。無能識者。天台智者大師。持此大經。一日
親見靈山一會儼狀。未徹求證。南岳岳曰。此泐藝三
昧也。非子莫證。非我莫識。自是大師以三觀釋經。於
是九旬談妙。故有玄義文句。口授門人。章安記之。唐
有荆溪釋籤。以發其趣。意指百界千如。備彰諸泐實
相之旨。頓顯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泐。無二亦無三。

之說觀者了狀自信。其於佛之知見躍狀而入。得此
開示。無餘蘊矣。卽以觀心而見佛心。豈假外耶。向以
經記各刻。學者智劣。難於會通。苟有會玄籤。而畧句
記。義有未盡。紹覺法師通會一律。草成未行。智河行
公。淡悲末。汰理觀之不明。以覺公原稿合刻。亏經使
後之覽者。理觀分明。由觀以達諸汰實相。悟佛知見。
其於入佛境界。是猶乘萬派順流。而入於海。固無難
矣。但大師舊判經後八品爲流通分。予少從講習。卽
有疑焉。及任山多季。偶爲學人演說。至現寶增品。恍
悟示佛境界。卽以此爲示佛知見。因以開示悟入各

從品目則以後六品爲入佛知見此似與流通相左
諦觀所流通者佛知見也惟佛知見非觀不入不入
將何法以流通乎意蓋大師引而未發者也狀則言
似左而義實符學者苟不以人廢言了此則誠不敢
是今非古以啓謗法之罪也居士顏廣瞻發心力荷
而刻之是與智公與先會合者皆智者之功臣如來
之遣使豈同靈山一會之人耶其法施功德當與實
相等矣

重刻心經直說小引

棗柏謂無明十二緣生卽普光明智以是而觀則般

若無明覲體無二如乳之爲酥酪醍醐不從外得益
得醇爲轉變之力耳今觀自在修淡般若其功惟在
焰之一字而已以迷般若而爲五蘊由焰五蘊皆空
卽成般若則觀焰之用得非五蘊之醇歟以用之者
希故迷之者衆假而大地人人皆用則大地通成般
若普光明藏矣噫聖凡之分一念轉變之力豈細事
哉永爲楚南鄙其俗能敦詩書者則爲上至佛法則
從來未聞予隱南岳會叅知馮公守茲土邀予過遊
九疑一時諸子翕然信向歸依予爲開示般若之旨
聳者躍然如大夢覺豈非般若種子純熟遇緣而發

若時雨化門生陳某等刻而傳之四衆將爲諸人佛種之醉歟佛言驢乳不成醍醐特爲不信者言之耳

金剛淩疑解序

般若真智爲衆生佛性種子各各具足而不知故我世尊特爲此吏出現世間而開示之欲令悟入以脫衆苦之縛良由衆生垢重初聞驚而不信以其出情之法不崇名言恩議而常情所執我法封蔀向以名言習氣淡厚動則隨語生解潛起意言分別是以隨說隨疑不能損悟離言之旨勞我世尊多方淘汰淩斷羣疑直使了達般若本智以爲成佛之真因故此

經爲入大聖之初門以拔二乘偏空之疑滯以實相
真空爲宗以斷疑生信爲用空則空其所執之信
則信其本有之智以空故行無所住信則心無所疑
不疑則的信自心與佛無二無二則生佛平等我法
雙忘斯般若之玄門成佛之要訣也。是知從上佛祖
教人了悟自心直到不疑之地自朕默與本智相應
故六祖初聞無任生心一語當下頓斷歷劫之疑所
以黃梅單以此經爲心印朕信爲入道之根疑乃害
信之毒故此專以斷疑爲第一義也。答西域無着菩
薩入日光三昧上昇兜率請問彌勒爲說八十頌以

解其義無着以一十八住判一經之旨以授其弟天親天親依偈造論約斷二十七疑以釋最爲顯著既而長水作刊定記文頗浩汗初學之士似難領畧卒莫定其旨趣予蚤年誦習向未徹其源頃於曹溪偶爲衆演說竊觀於意云何一語乃卽就空生隨聞其說隨起疑情處當下剝絕不容擬議搏量以破意言分別如宗門所謂截斷衆流直使纖疑淨盡方與本智相應耳亏是恍然了無剝汰始知其疑不必拘其二十七則卽亏隨聞所起言外之計預揭於荷財本經文以爲破敵之具如此始終一貫直至情忘執謝

般若玄旨燦然若眠白黑矣門人如繹法性弟子超
逸通炯各捐貲重刻以廣其施余因序其始末將冀
見聞隨喜同悟般若之正因以爲歷劫金剛種子若
夫得意忘言又在具正眼者洩不作區區文字見也

刻金剛洩疑顯齋

般若爲諸佛母菩薩之真因衆生之佛性生靈之大
本也由向背之分故有聖凡之別是知衆生日用現
將見聞知覺皆般若之光端在信與不信耳故曰諸
佛智海以信得入靈山一會得度弟子雖出生死而
不信此法無成佛之分勞我世尊多方淘汰種種彈

訶而劣解之徒屢轉生疑以爲非已智分以疑根未
拔故本智不現及至般若會上如來以金剛智而淺
斷之直使聖凡情盡生滅見亡而本有智光豁朕披
露始信自心清淨了無一沘爲已障礙此金剛般若
直拔疑根爲發最上藥者說殊非淺識薄德之能解
故黃梅以此印心以其一沘不立是爲宗門正眼也
答天親列二十七疑解此一經以疑潛言外而此方
義學執筌失指從得得意忘言者希予自幼能誦而
長不解每思六祖大師一言之下頓了此心何世無
超悟之人由正眼不開返爲性障因任瞽溪偶爲大

衆發揮一過恍然有悟而言外之疑頓彰心目信乎
此泐離文字相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也因拈示一
班以當泐施初刻之嶺南再刻於五雲又刻南岳學
人方玉見而信受茲復刻於吳門將廣願四衆同開
金剛正眼的信自心則成佛正因將以是爲嚆矢也

春秋左氏心泐序

春秋者聖人賞罰之書也何名乎春秋古者賞以春
夏罰以秋冬益象天地之生殺而順布之故春秋者
賞罰之名也賞罰明而人心覺覺則知愆故曰孔子
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愆周道衰諸侯僭禮義亡而綱

紀絕人之不淪於禽獸者鮮矣天生德于仲尼蹶然欲起而賞罰之故曰必也正名乎朕而世卒莫之用也乃因魯史以見志故曰吾患在春秋春秋云者亦曰賞善罰惡云爾善惡之機隱而彰賞罰之權志而晦慮後世之難明也故經成假手于丘明以爲之傳冀來者因傳以明經因經以見志而善惡之機凜焉則反諸心而知懼一懼而春秋之能更畢矣由是觀之丘明之心卽仲尼之志也不求其心而求之更與詞之間無當也先儒有言左氏豔而富其失也魯譏其好言鬼神卜筮之更斯言過矣孔子曰君子有三

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之爲言懼也卜筮鬼神吉凶之先見善惡之昭明天命也君父大人也經聖人之言也易尊卜筮春秋尊君父皆聖人之言也易治之於未萌春秋治之於旣亂易言神道之吉凶以懼之於幽春秋言人道之賞罰以懼之於顯二者相須如衣之有表裏如木之有根株豈有異哉故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而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誠知言也左氏以春秋之吏詞闡易之旨其所澆譏者違卜蔑祀與僭君叛父同歸于敗善惡必稽其所終旣福必本其

所始所謂侯諸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者知者畏之以爲天命而不知侮之以爲舜悲夫左氏之心不明而聖人之志恚亂臣賊子復何懼乎某以丁季棄詩書從竺乾氏業將遂忠孝于泐王慈父也旣因弘泐懼難幾歟一詔獄蒙一恩宥遣雷陽置身行伍間不復敢以方外自居每自循念某之爲孤臣孽子也天命之矣因內訟愆尤究心亏忠臣孝子之實偶讀春秋忽亏左氏之心有當始知舜之爲言未探其本也觀其所載列國及諸大夫之吏委必有源本必有末吉凶賞罰不謀而符俯而讀仰而嘆不啻設

身處地每于微言密旨欣狀會心輒援筆識之勒爲一書命曰左氏心法非左氏之心法也仲尼之心法也非仲尼之心法也千古出世經世諸聖人之心法也何以明之心者萬法之宗也萬法者心之相也灰生者心之變善惡者心之迹報應輪迴者心之影響其始爲因其卒爲果如藝實耳不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倫日用之際而因果森然固不待三世而後見也楞嚴輝研七趣披剝羣有而總之所以致心春秋扶植三綱申明九法而總之所以傳心易之吉凶利害息虞悔吝楞嚴之四生十二類生天墮獄

左氏之興亡善敗與奪功罪總皆一心之自爲感應而已乃獨以左氏爲舜豈不冤哉某用是深慨憫末學之無聞特據愚見著爲是編答我一高皇帝以春秋本魯史而列國之更鎔見難究始終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傳名曰春秋本末某服膺聖訓惜未見其書竊師其意妄以王霸二涂通纂爲七傳周王道之大統也魯王國之宗臣也五霸雖假其意在于宗周也晉乃宗藩故列五伯之首以親非以功也天王命二文專征不庭命魯公夾輔周室故晉主盟而魯王會凡討臯必書公如晉

以魯先之如伐鄭之夷仲尼之本意也背亏桓而服於襄百七十年左氏因而終始之此其凡也暨亏一國興亡之所係一人善敗之所由得失之難易功罪之重輕有一世二世而斬者有三世五世而斬者有百世祀而不絕者皆令皎狀如眡黑白其中報應景響之致鬼神幽明歿生之故隨夷標旨據案明斷使亡者有知爽狀知聖人賞罰之微意以服其心後世觀者凜狀知懼又不待辭之畢也其或事涉數國所重在一條但以當國爲主或更在彼而始亏此或始亏彼而終亏此者不避混淆併載以見其因果若他

國之事無與者則略而不錄恐其枝也以意在心法不在史故不必具也舊例附傳以通經今則分經以證傳以重在傳非敢亂經以取戾也注則因之斷則不敢讓知我臯我無辭焉始亏晉而終亏周猶冀枝之歸本也亦如變風之終亏豳言變之可正也或曰禪本忘言何子之嘒嘒乎某曰不狀禪者心之異名也佛言萬法惟心卽經以明心卽法以明心心正而修齊治平舉是矣亏禪奚尤焉夫言之爲物也在悟則爲障在迷則爲藥病者衆惟恐藥之不瞑眩也迷者衆惟恐言之不淡切也某將持一得之見以俟天

下後世之知言者。雖多言庸何傷。萬曆乙巳孟夏日。書于瓊海之明昌塔院。

刻起信論直解後序

直指之道不待遠磨。齒來吾佛世尊特爲此一大變。出現世間。所謂惟以佛之知見開悟衆生。故曰。惟此一更寶。餘二則非真。由是觀之。四十九季所說一大藏教。何莫而非直指一心之泐耶。但衆生根鈍。惟佛大慈悲。故婆心太切。曲垂方便。種種開示。無非指歸第一義諦。嗟乎。衆生之迷也固矣。當佛入滅未久而。邪見橫興。破壞正泐。無論外道。卽佛弟子。親習權乘。

執爲己見自滅正法況其他乎故鹵域性相二宗各立門庭甚至分河飲水其來已久當六百季有馬鳴大師出蹶起而大振之乃宗楞伽等百部大乘與義著起信論以破邪執大開一心法界之門攝性相而會一源引三乘而執至極約及萬言卽曇室復起亦不能增一語可謂修行之圓鑑也嗟夫馬鳴爲傳心印之宗師乃宗楞伽以著論達磨乃禪宗之鼻祖亦指楞伽以印心所以狀者正恐末世修行正眼不明墮落邪見以破剋正法耳夫何近世親教者不務明心但執文言爲究竟參禪者槩以盲修爲向上痛辟

教棄甘墮愚迷固守偏執爲必當卽此一論乃教禪
之指南一心之朗鑑視爲文字而離之詎非大迷也
哉嗚呼鹵域性相之執馬鳴旣力破之卽此方教禪
之偏執圭山著禪源詮以一之永明又集宗鏡百卷
發明性相一源之旨如白日麗天而後學竟不一覷
此豈真究大吏者哉予蚤季卽棄講義初聽諸經不
知爲何物切志叅究旣性地一開回視文字真似推
門落臼於楞伽則有筆記亏楞嚴則有懸鏡是皆卽
教棄而指歸向上一路奈何世之習教者槩以予爲
不師古叅禪者槩以予爲文字師予雖舌長拖地莫

可誰何無怪乎視馬鳴菀對圭峯永明爲門外漢謂
一大藏經爲楷膿涕昏也且席發明一心之說爲文
字而執諸祖機緣爲向上機緣豈非文字耶予謂固
守妄想增長我慢爲參禪又不若親持經論爲般若
之正因種子也且參禪動以離心意識既能離心意
識求向上豈不能離文字悟言外之旨乎泐門此弊
非學者之過良由師承正眼不明妄執己見之過耳
此論舊遵賢晉疏而長水記更繁衍學者皇洋杳莫
可究予向纂舊疏太繁就簡爲一貫旣而語似欠順
故祖疏義爲直解就本文而疏通之直欲學者從此

一門而入則教可離言得義而禪亦不墮邪念是此末泐之大關鍵也此解見者多喜其直捷既刻之於嶺南安成今復刻之新安其唱導助緣者皆一時四衆泐侶也

註道德經序

予少喜讀老莊苦不解義惟所領會處想見其精神命脉故略得離言之旨及按諸家註釋則多以己意爲文若與之角則義愈晦及熟翫莊語則於老恍有得焉因謂註乃人人之老莊非老莊之老莊也以老文簡古而旨幽玄則莊實爲之註疏苟能懸解則恩

過半矣。空山禪暇，細玩沈恩，言有會心，卽託之筆，必得義遺言，因言以見義，或經旬而得一語，或經季而得一章，始於東海，以至南粵，自壬辰以至丙午，周十五年，乃能卒業。是知古人立言之不易也。以文太簡，故不厭貫通，要非枝也。嘗謂儒宗堯舜，以名爲教，故宗於仁義。老宗軒黃，道重無爲，如云先道德而後仁義，此立言之本也。故莊之誹薄，殊非大言，以超俗之論，則駭俗，故爲放而不收也。當仲尼問禮，則嘆爲猶菟，聖不自聖，豈無謂哉。故老以無用爲大用，苟以之經世，則化理治平，如指諸掌。由以無爲爲宗，極性命。

爲真修卽遠世遺榮始非矯矯苟得其要則真妄之
僞雲泥自別所謂真以治身緒餘以爲天下國家信
非誣矣或曰子之禪貴忘言乃曉曉於世諦何所取
大耶子曰不朕雅鳴鶴噪咸自天機蟻聚蠶遊都歸
神理是則何語非禪何法非道况釋智忘懷之談詎
非入禪初地乎且禪以我蔽故破我以達禪老則先
登矣若夫玩世浮遊尤當以此爲樂土矣註成始刻
於嶺南重刻于五雲南岳與金陵今則再刻于吳門
以尙之者衆故施不厭普矣

紫柏老人全集序

太虛寥廓長風鼓而萬竅怒號殊音衆響皆一氣之
所宣又奚可以大小精謂靈根之有間哉惟吾佛
以不思議智流出一切音聲陀羅尼故世諦語言皆
悉顯示第一義諦若夫塵說刹說熾狀說卽水流風
動皆演圓音況寓泰定而焰羣情卑境而發無息而
應如谷響者乎是以前諸祖證無師自狀智者卽
揚眉瞬目怒罵譏訶莫不直示鹵來大意又可以識
情語言而擬議其形容哉達磨鹵來不立文字而曹
溪則有壇經及二派五宗雖直指向上狀皆曲爲今
時或上堂入室示衆舉揚機如雷電凡垂一語必緝

爲錄大槩聊爾門頭若大慧中峰至我明楚石皆其類也。益偈語傳心因言見道言其所絕言耳。今去楚石二百餘年有達觀禪師出當禪宗已墜之時蹶起而力振之得無師智秉金剛心其荷負法門之忠如李陵之血戰縱張空卷猶揮駐日雖未犁庭掃穴而一念孤忠與嚼雪吞瓊者未可以死生優劣議也。真末法一大雄猛丈夫哉。狀師賦性不與世情和合至老見客未效一額手雖未踞蓮座豎椎拂狀足迹所至半天下無論宰官居士屋影歸心見形折節者不可億計以自性宗通臥隨機之談如千鈞弩發應弦

而倒無非指示鹵來的意稱性衝口曾無刻意爲文也一唾僂休弟子筆而藏之者伯什師初往來亏金沙曲阿之間與亏王二氏汰緣最深亏潤甫居士每得師片言隻字藏貯如拱璧及遊匡廬王邢孝廉來慈長杉館師之汰語畱邢氏者亦多師化後潤甫屬王君仲爨結集爲一部予久沈瘴海爲師了未後因緣過金沙之東禪潤甫捧師集示余稽首請爲其序余三讀其言喟狀而嘆曰噫乎末汰降心力拔生歿之根如一人與萬人敬者予獨見師其人也瞻其發強剛毅勇猛之氣往往獨露亏毫端如巨靈揮斤真

所謂與煩惱魔欲魔死魔共戰竟能超越死生如脫
敝屣可謂戰勝有功者也故其所吐豈可以文字語
言聲音色相求之者耶佛說欲爲生死根師凡所舉
必三致意痛處劄錐直欲剝絕命根卽此可當金鑊
矣又何庸夫門庭施設哉答覺範禪宗妙悟超越絕語
言典則所著自目之曰文字禪故予題曰紫柏老人
集益非墮於俗數也觀者當具金剛正眼視之丐言
外則恩過半矣

雲栖老人全集序

言以載道文以達理其治世語言雖聖經咸稱曰文

獨佛語不狀以世出世間情與出情之異耳。蓋佛所
說以實相印印定諸法。凡所語言皆歸實相。所謂言
語道斷。心行處滅。不可得而思議者焉。以文求之。譬
夫執冰而求火也。豈特佛經卽從上諸祖麤言及細
語皆歸第一義。況本亏文而超亏情者乎。予讀雲栖
大師集。三復而興嘆焉。師以儒發家中。季離俗。單究
佛未出世。祖未出。來一著。徧參諸方。有所發明。遂挂
瓢笠。匿迹雲樞。以恬養知。非有意亏人世也。況爲文
乎。久之聲光獨耀。緇白問道而來者。初則屢滿。次則
林立。久則雲屯。霞集。皆有請焉。以師所造者隱密所

居者平常故亏應機接物無門庭絕城府無崖異如
鑑烙物妍媸順應故無臧否無指謫一任其本懷故
來者如蠶飲海應量而足諸弟子記其語者謂之文
嗟乎豈以是盡大師哉予少依講肆聞說者談佛應
機之妙不知其謂何及老季讀金剛般若諸弟子從
佛持盃乞食歸來飯食洗足敷座而坐空生忽嘆希
有世尊予忽狀如大夢覺是知世尊處世與人周旋
前二十季無人知爲何吏者空生今日始乃窺之固
知孔子之嘆莫我知也卽顏子高弟但曰鑽之仰之
而竟莫能入狀則諸子所記之語豈盡孔子哉於戲

聖人影響于世豈常人所能盡知耶信乎文者鬻柏耳狀禪門載道之言除佛經諸祖傳燈直指向上特其言者大有徑庭不近人情故望洋者衆卽文字之師稱述佛祖之道而溺于情讀者如絮沾泥求其平實而易喻直捷而盡理如月焰百川清濁並映領之者如飲甘露無病不瘳如晁而爲佛祖之亞者予亏雲楫之文見之矣議者謂師爲老師宿儒予嘗謂師爲泅門之周孔也若以文視師則贅矣嘉禾嚴君某慕師而未親炙故梓其全集以焰後世其亦斯道之功臣歟

方外遺書序

晉唐宋諸賢宰官。枯心禪悅者。載之簡冊。如裴楊張
呂諸公。與黃檗大慧諸大老。遊戲法喜。皆扣關擊節。
無不發明。向上一路。惟在一言半句。如探竿影草。至
若刮垢磨光。敲骨打髓。用本色。鉗椎煅煉。習氣則施
者。不易而受者。良難。故不多見。丁巳莫薈。子玄馮延
齡。送我吳門舟中。乃祖開之太史。所受達觀蓮池二
大老遺書。皆手蹟。不唯叮嚀法門。克荷大叟。其於應
病施藥。如扁鵲之醫。洞見肺肝。而調劑之方。不特砭
膏肓。起廢疾而已。以此傳家。子孫審之。當爲慧命。非

獨墨寶手澤已也

雲栖大師了義語序

了義語者乃直指一心究竟顯了之說也。吾佛出世特爲衆生開示一心使其悟入徹泐無遺從淺至深始亏執相破相以至性相雙融三藥之設皆是遮護名爲覆相之談俱未顯了。至於分明指示一心了無剩汰令其直下頓悟方名了義以迷有淺淺故教分頓漸至末後拈薈直指離言之道達磨鹵來單傳此道名爲禪宗頓門。狀此頓宗之旨非獨一禪諸教中顯密所談者不一而足以執教者迷宗執禪者毀教

皆不達佛了義之旨耳。非獨亏理。至若所設六度萬行。皆是求明一心之行。較之於禪。但頓漸不同。及其成功一也。至若淨土一門。修念佛三昧。此又統攝三根。圓收頓漸。一生取辦。無越此者。從上佛祖極力開示。已非一矣。無奈末學。尚虛玄。以禪爲高。薄淨土。而不爲。時當末法。衆生垢重。豈得人人皆稱上根。以多自欺。而不量己之德器。但隨聲妄和。曾無實行。豈非自誤也耶。嗟乎。宗門久無明眼。知識莫與正之。至若義學之徒。虛衷浮談。多乖實際。不惟無禪。而教眼不明。亦無甚亏今日也。雲栖大師蚤悟。唯心因極力

主張淨土以救末法之弊自建叢林身教弟子日夜無替者幾四十季故海內緇白信從者衆大師所著彌陀疏鈔發明始盡至乎尋常開示言句提惟心以闡淨土之旨居多心空居士朱君爲入室弟子所錄此語目曰了義誠禪宗之圓鑑一心之指南直捷末法瞽眼之金篦也頃宦遊星渚入山過訪以稿見示予三復三嘆僭爲代一轉語乎編首

淨土指歸序

淨土指歸益指修者歸乎淨土也吾佛世尊攝化羣生所說法門方便非一而始終法要有性相二宗以

其機有大小故教有頓漸之設末後分爲禪教二門
教則引攝三根禪則頓悟一心如一大藏經千七百
公案其來尚矣若淨土一門曾被三根頓漸齊入無
機不攝所謂橫超三界是爲最勝泐門從上諸祖悟
心之士未有一人不以此爲歸宿者如龍對馬鳴極
力而稱揚之說者以爲俯捏中下非知淨土之旨者
何耶豈以十方世界一切衆生依正二報雖有勝劣
淨穢之殊皆從一心之所感變故云心淨則土淨所
謂惟心淨土是則土非心外淨由一心苟非悟心之
士安可以淨其土耶斯則禪家上上根未有不歸淨

土者此也中下之士修持淨戒專心注念觀念相續
臨終必得往生雖有忒來之相而彌陀相好寶對等
臺寶由自心之所感現譬若夢更非從外來至若愚
夫愚婦但修十善精持五戒專心念佛臨終必得往
生者此以佛力加持行人念想增勝此以勝想彼以
大願願與念接自心與佛默爾相應雖淨土之境未
現而往生之功已成實由自心冥感之力亦非外也
若十惡之輩臨終業勝地獄苦更已現在苻但爲苦
逼極脫苦心切極苦之心而成念力極盡悔心悔心
已極卽此極處全體轉變一念與佛相應故佛力加

持應念現菴化刀山爲寶剎變火鑊爲蓮池故此惡
輩亦得往生狀此淨土之境良因自心全體轉變之
功實非外得由是觀之三界萬法未有一法不從心
生淨穢之境未有一境不從心現所以淨土一門無
論悟與不悟上智下愚之士但修而必得者皆由自
心斯則惟心淨土之旨皎然若眊白晷矣曰佛體如
空自心空淨與佛冥一惟假一念願力莊嚴而淨土
之境頓現不借功勛是爲上上殊非淺智薄信者可
到也中下之士依觀念相續不爲愛緣業習之所傾
奪根雖少劣而志實上上且修之惟難以斷愛根爲

難耳惡輩往生更難雖云帶業亦由多生夙習善根
內裏所發根雖惡劣卽一念勇猛之心超亏上上較
彼放下屠刀便作佛叟又奚勝矣狀此萬萬無一世
人若必待此而求生謬矣以愚所觀根無大小究竟
必由向上一念而得成就故此泐門豈特權爲中下
而設耶貳師將軍愛柏徐公以文武發家說禮樂而
鼓詩書談兵之暇畱心淨土泐門所謂以慈用兵者
也纂輯指歸一書宗亏十六觀經以至發明難問以
顯念佛本源次引蓮宗及菟舒諸說以示信願並行
次列遠公以下二十六人以爲實證後開勸念以至

發揮念佛之義因果畢備較并修要門盡萃于此誠所謂淨土之指南矣予謂是集也理更雙修因果並顯觀者以此爲指歸則妙樂之境昭昭心目之間不必求之十萬億土之外而受勝妙樂現諸日用行更之間不待報謝神超而後爲實證也是書之利真苦海之慈航長夜之慧炬也豈小小哉

刻瑜伽佛更儀範序

吾佛設教以一死生之理通幽明之故達鬼神之情無生不度無苦不拔故曰慈悲所緣緣苦衆生非衆生之劇苦無以見慈悲之廣大此瑜伽之教有自來

矣。梵語瑜伽此云相應。謂心境表裏如一也。狀教有顯密。顯則直指眾生本元心體。令其了悟以脫生歿之縛。密乃諸佛心印。是爲神呪。誦演則加持令諸眾生頓脫劇苦。皆度生之儀軌也。真言本自灌頂部中。其所以拔幽冥拯沈魄。始於阿難尊者夜坐林中。見面然鬼王。遂啓施食之教。至於呪水呪食。普濟河沙。皆出自鹵域神僧。而流于震旦。傳爲故吏。從不空三藏而宣密言。漸至于梁武帝。因郗氏夫人墮蟒身求度。帝請誌公和尚集諸大德沙門。纂爲水陸儀文。則通三界幽顯靈祇。靡不畢申其情。自此僧徒相因爲

瑜伽佛更其來久矣至我——聖祖制以禪講瑜伽三
科度僧以楞伽金剛佛祖三經已試禪講已談口施
食津滄疏文以試瑜伽能通其一方許爲僧今南都
之天界爲禪報恩爲講能仁爲瑜伽遵國制也此後
流俗漸弊槩爲非破律儀視爲嬉戲狀淡失如來度
生之本懷卽其疏意逢孝子慈親之情愀而祕密真
言演諸如來之心印一偈而變地獄爲淨土一語而
化鑊湯爲蓮池汰音及而罪卽滅鐘聲至而苦遂停
豈細更哉失其旨不惟無益而自損之莫之省也楚
僧某以瑜伽發足嗣叅雪浪諸大講師聽習經論了

如來度生之意及歸乃慨其流弊遂本水陸儀文纂集科儀以隨時變分條析理章章不紊使有所禱者各摠其情盡其誠而沙門釋子亦得展悲心披誠款而不失其本此利他之勝益集成公譏世門人某善繼公志欲刊行以廣其傳使爲佛吏者無紕繆黷神之愆有懇切精誠之旨令世之孝子慈親各盡心以達神明其功德固非淺淺乞予爲序而傳之予以爲凡有益亏利生者皆爲妙行故告以瑜伽之所自令知吾佛度生之遺意也

千佛懺序

原夫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故衆生日用現行無明煩惱。卽諸佛之根本實智。所謂諸佛心內衆生時時成道。衆生心內諸佛念念證真。斯則衆生與佛不隔一毫。但以無明深厚不自覺知。逐妄迷真。起惑造業。長淪生死而不能返。誠可哀哉。我世尊捨自恣樂。現身三界與民同患。而度僧之四十九季。所說諸法。具有種種無量方便。法門皆爲衆生出苦之具耳。菩薩修行。不出自利利他二種行門。利他之行至廣。而自利之行最捷。無非了達自心。卽爲要妙。至若了心之行。有頓有漸。頓則無踰叅禪。漸則不出止觀。卽此二行。

若上根利智業輕惑薄者自可直入中下之士積効
生死業重臯淡卽有忠出苦而爲惑業之所障者必
積懺悔之功消惡業障方可得入是知懺悔一行最
爲修行出苦第一泐門無論上中下根未有不從此
爲發軔者也卽如萼嚴圓頓泐門普賢爲泐界導師
而所修十願必首曰禮敬諸佛次重懺悔業障楞嚴
爲顯密圓宗而必先曰建立壇場禮十方佛勤求懺
悔懺至臯滅慧生諸佛現身感應道交可許入道泐
萼爲實相大樂天台釋以百界千如具德圓宗列爲
止觀而必精嚴懺泐曰踐真修宗門永明禪師親證

法界圓融而時禮法華懺儀終身不懈是知懺悔一門最爲末法入道之第一行也嘗聞釋迦本師因聞五十三佛名字發心修行得成佛果屢轉開示得三千人一一皆得成無上道所謂三千諸佛是也其有已成未成而名號具彰藏典愧未盡探其始末因緣近世之禮千佛名者但有佛號而無披露之文梁朝一懺自咎流傳陳情之文雖備而三千佛號未圓嘗謂末法衆生辜淡業重如世人犯法投託王家亦可獲免地獄衆生以苦逼一稱佛名得生淨土何況現拜禮敬諸佛以同體大悲感應加庇故其出苦之

要無越懺悔一門矣。吳門某所集千佛懺法祖梁朝之舊章增未列之佛號采教中之成言叙披露之情悃始終條貫如出一轍述而不作無宵臆之論觀其利溘之心竄亦勤矣。間有議其非者皆未原述者之心亦未信夫自心者也。苟信自心是佛爲恆沙業垢之所障蔽則禮恆沙之佛以消之未見其多。法本是心則何法而非妙行耶。卒無以佛多而生疲厭也。三千諸佛皆吾本師開導法味既同而同一禮敬則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如鏡交光互相攝入實俗多佛之慈光消我多生之積臯又奚止赫日

消霜露哉十日竝出大地焚燒三千佛現臯垢頓滅
不待求證而必信無疑矣觀者但自求出苦之心真
信禮佛滅臯之功大而不必計作者之與否也特序
之以爲真修者勸

楞嚴接光錄序

如來始從鹿苑終至雙林四十九季所說一代時教
無非開示此心之指以衆生惑有厚薄根有利鈍故
設三乘之漸次以十善而免三途之苦以明有以諦
緣而拔三界生歿之纏以明定以三觀而破定有之
執以明中狀雖巧設多方必以頓證法界一心爲極

則故曰楞嚴大定爲究竟圓滿歸趣此我本師出世
一大叟因緣始終之化法也是知三觀之設概在五
時而教海汪洋末法行人難究其趣若夫廓法界一
心攝一代時教揭三觀妙門顯一心之旨無尚此大
佛頂首楞嚴一經矣大哉頂法真頓証一心之懸鑑
也曰十二部經之廣演而收於十軸之文詳十法界
之因果而敷陳于六萬餘言之內曰無量行海攝歸
三觀妙門曰曠劫難成之佛而圓滿于首楞嚴一定
可謂至簡至要最淡最奧之法門也此經自入震旦
古今解者不啻數十家雖知見不一而各有所長或

尅文言而昧其通命或尙理觀而畧其文言要之無
非欲明佛意惟佛智海十地星洋況居有漏乎故探
教者如飲海魚龍蟲蚋亦各盡已量豈能盡海水耶
朕一滴已具百川之味矣予逸老佳山閉關枯坐四
一授公呂所著楞嚴接光錄見示且欲予一言呂弁
愧予老矣目已憤憤智乏藻鑑息不闕微安能發其
幽奧勉力一閱則見其捏掇首尾指點血脈批奪文
字如遊刃焉以公廊達之才縱橫之筆脫落畦徑似
不拘拘矩矱若呂楔出楔亦從斲所無愚謂有便土
智圓機恐淺識者重增腎膜也是在觀者別具超方

之眼獨得亏文字之外。由此悟入實非小緣。倘一言有當如食金剛功德又可思議耶。

重刻六祖壇經序

世尊說法四十九季乃云未說一字末後拈華迦葉破顏微笑。亏是有教外別傳之旨。鹵天四七祖祖相傳。是爲心印。達磨東來直指一心不立文字。六傳至。曹溪衣盃乃止。以其信心者衆矣。六祖得黃梅心印。曰悟本來無一物。遂爲的骨子。開法。亏曹溪以無說而說。門人吠聲逐塊。緝之曰壇經。其所指示。雖般若若一心。心外無法。則口說者。如天鼓音。空谷響耳。豈實。

泐哉余蒙 恩亏嶺外卒作六祖奴郎聊爲料理廢
墜之緒因見經本數刻多有改竄不一益曰後世聰
明君子將謂老盧本賣柴漢目不識丁怪其所說無
文彩故妄易之耳嗟乎大音希聲至文無文况闡無
言之道假舌相以宣嗚乎夫水流風動皆演圓音又
何文之有予偶得古本乃爲勘訂其所記參差者復
爲整齊分爲十品曰雅稱經名也刻于山中適大將
軍張君樂齊先開府于粵間訪予于山中嘗以此經
贈之別十年公歸林下予過錢塘公一見歡若更生
談及此經已重刻行感公力能荷泐乃序之曰見公

爲禪將軍其有已發見聳之勇猛于此更者勸

刻法密壇經序

東海邊稿

或謂吾佛四十九季末後拈譬且道未談一字達磨
鹵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目爲單傳此經
豈非文字乎朕殊不知此更人人本來具足不欠一
法不立一法旣本具足是則佛未出世塵塵刹刹未
嘗不熾朕常說祖未鹵來物物頭頭未嘗不分明直
指如是觀之世尊終日直指達磨九季說法又何有
教內教外單傳雙傳耶若人頓見自心者則說與不
說皆戲論矣此壇經者人人皆知出於曹溪而不知

瞿溪出亏人人自性人人皆知經爲文字而不知文字直指自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一味平等原無纖毫迴避處悲哉人者覲面不知知則諦信不疑本來無更無更則又何計佛祖出世不出世說法不說耶是則此刻刻空中鳥迹耳

因明入正理論窺言序

原夫一切法界統惟一真了狀而無諸相也由迷之而成色心執之而爲我法依佗妄起種種徧計有無之見橫生圓成之性昧矣故我世尊特說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已直示之是爲宗極大若標月之指耳迨

自金輪掩耀玉毫收彩不百季間依狀邪見叅天性
相割據爰有應真大士苞對陳那諸師蹶起拔幟立
論摧邪顯正其猶建瓴之勢曰大破之既而裔竭羅
王撮略諸論要義提挈綱維名曰因明入正理論覈
實邪正量定因果三支綺互一性圓成務使離過絕
非因是曰明正宗之楷式可謂法界之關鑰實相之
神符也得之可曰闢幽扃佩之可曰禦大敵諸法空
座非此不足曰據之慨夫東鹵異路南北殊涂且文
略義淡卽匠石斫額蹙乎斯人望洋之歎久矣吾法
兄雪浪恩公按轡先登蘊櫟愚公從而步武萬曆庚

寅秋公挂錫薊門。一夕感夢。金人名七。銀人勝十。告
呂遇田分介。身胥官而註焉。覺卽探取金勝二論。淡
窮力究。旣而果遇界公新解。值虞公長孺激發矢心。
遂倚雙林而構恩。斯兩月而述成。宛與夢符。詔曰。寐
言益識夢也。噫。徵夫。那蘭紀歲。睹史質疑。由是觀之。
愚公豈無謂哉。余來自海上。公脫稿示予。予雖不敏。
不能洞見玄微。彈琴摘實。至謂異品無其所立。遮實
自相相違。改品呂釋。是非番我。呂明集聚。斯皆出過
淡潛。良是寤其幽寐。狀因正因。不待全提緣了。恩已
過半。語固胥之。因修者易。草荆者雖。且夫託鷄鳴而

過關假弄丸而被敵者談何容易觀者若因是曰明
宗由指而見月直欲睹纖塵而知大地闕一隙曰見
太虛則亏泐界之功匪直排布之方也卽隱几據梧
將仰天而嘆豈可曰呻吟沈酣者較哉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終